経國雄畧

屯政攷 一二

十二

日本政府圖書
大學問所
漢書門 類 九五五八號 七一函 一二架 二〇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九五五八號 二〇冊 二九九函 二三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558 冊數 20 (12) 函號 299 252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屯政攷經國雄略卷之一

清漳　鄭崑貞十師

南安伯鄭芝龍飛虹　仝鑒定

武榮　鄭鴻逵羽公

温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楊應熠衡甫　叅閱

屯政攷

愚按屯政起於漢昭帝晁錯桑弘羊皆言屯事至

淺草文庫

營平而後其法始詳諸葛亮屯渭南魏武屯許下司馬懿屯淮南北羊祜屯淮襄杜元凱屯荊州唐郭元振屯凉州郭子儀屯河中李泌復府兵屯於諸邊嗣後楊炎嚴郢李絳韓重華輩皆屯田宋樊知古張齊賢何承矩呂惠卿等輩以盡載爰及我明無慮數百家但自井田廢而兵農分漢事夷狄數千里外盖餽糧絶險之難也惟屯法猶存先王之遺制惜今議者晏屢終不能復行也

屯政

愚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愼夫暴師日久將士馬牛食費月用芻谷魚鹽茭藁之類何啻數十萬斛石難久不觧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君父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筭况虜寇衝突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擊之亦便莫若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是今日之斷斷確者莫屯政若矣

按便宜十二事云步兵九轍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夏因排折寇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寇虜相畔之漸二也居

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二歳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離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毋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毋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 漢書

以屯墾觀之古之善富國者莫如管子其地均之數山林藪澤汜山蔓山涸澤山之無木地之無草木人之不得入者或百而當一十而當一九而當一五而

當一則無塵地也上土五粟五沃五位五蘟五壤五浮中土五忞五壚五壏五剽五沙五塥下土五猶五牡五殖五觳五凫五桀隨其宜而種植之法至盡矣乃商子有農戰之令呂覽有任地之篇善謀國者豈不以食爲急哉 奏議選

夫以今日之屯救異日之饑自古行之者夥矣武侯之於斜谷郭尚父之於河中羊叔子之於襄鄧范文正之於陝西皆與戰相雜而屯者也武帝設戊己較尉屯之車師屯之輪臺此與夷相雜而屯者也有其人則法出有其法則政行否則屯政不復雖日進月進豈能佐左藏之盈而一發再發可以濟邊疆之急也哉 破膽篇

史起道漳於鄴封鄭國溉通於秦渠白公借灌於涇水馬援引流於洮濱虞詡復三郡虞集開瀕海獨非西北地耶蘇秦曰燕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寔足富於民則因勢而盡地力亦未爲不可也 朱翼

夫邊計最重且急者。莫屯政若矣。高皇帝閔海内之艱。詔羣臣議屯田法。用宋訥所言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規制如此其周也。邊境既寧。撤守關士卒。僅僅備譏察外。悉令屯田致力。如此其一也。山西汾州民若千戶願應募受屯。賞以鈔錠。公田給之。仍令募本州民。召募如此其廣也。令屯士并樹桑棗柿栗。隨地所宜。土雖不足而足於桑棗柿栗矣。地利如此其盡也。文皇帝納黃福之請。官為市牛鑄器。至欲廣屯於遼陽。而遣人徵牛於朝鮮。耕具如此其給也。詔各荒屯空土。不拘士客軍民官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恩澤如此其厚也。謂將領能時時勞問屯士所苦。誰不敢奮勤力。軫恤如此其殷也。以寧夏積谷獻多。降勑獎諭總兵何福。激勸如此其明也。仁宗念所司以征徭役擾之。令無擅役妨農。愛養如此其至也。宣宗勅大同總兵鄭享上屯田子粒數多。遣人勘寔賞之。論功如此其核也。

提督必選老成更命風憲官以時巡察任使如此其慎也屯入歲豐邊士一切用度多以粟易於是令戶部灌輸貿雜多至二三十萬石少亦不下十萬積貯如此其豫也天順中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法墾田益廣積谷益多以其餘易戰馬千入百疋脩築城堡七百餘所興利如此其鉅也乃其獘也則有膏腴之地多爲莊田空閑之區咸歸邊帥士卒無近田可耕如商輅所論者矣有墩堡不脩夷虜

輕犯有可耕之田而不敢耕士卒疲憊家無耒耜有可耕之田而不能耕如梁材所陳者矣有耕種之際鹵莽滅裂收貯之後侵欺侈用以習屯爲職者優逸市城而不見阡陌之迹以典屯而來者憑信簿書而不較倉庫之實如劉定之所議者矣則有擾之以弗靖持之以太急今日覈地明日徵逋輒起正德中寧夏之變卒令荒地儲竭邊民凋瘵且叛漢而入胡如王燁所陳者矣恬熙既久因循弛廢日復一日邊境

簫條議者或欲令各邊撫臣召募開墾及令軍民自種量徵其稅或以爲利歸於下則人樂趨徃將爲邊帥豪戶種田不荒蕪而公糴亦紛紛請勘適生厲階夫與膏土沃田鞠爲茂草孰若捐以與人請明詔有能開種者悉與爲業毋有所問或以爲自鹽法折納商不赴邊而屯政遂與俱壞欲復屯政盍令商輸粟於邊耕者有所資積者有所散而塞下自寔盖諸議之指大都任人廣募薄征緩取而鹽法屯田相爲維持鹽法之復不可以不急也夫欲令農狎其野穡人成功積豊於垣士饜於伍內有亡費之利而外有守禦之備以振威生氣制戎捷虜其惟屯政哉李文清屯政攷

京輔諸郡即古燕趙地內支諸雄外禦胡貊而三鎮亦以此抗衡於天下其士馬芻粟非外索也今一切倚辦吳越而千里萑葦竟無粒粟誠失計矣

河中之屯自耕百畝而吏士勸何得曰荷戈耻於執耒也淮襄之屯詭計罷敵而戍邏臧何得曰突入難

於乂防也。凉州之屯。善撫御而夷夏集。詎曰搻作若於戍守耶。振武之屯。暇日植戈而有事悉戰。詎曰登獲妨於訓練耶。

屯有五利。闢汚萊以增稅。養丁壯以寓兵。戶口可增。利一。流移漸還。人自爲保。而邊塞可固。利二。節廪倉庾。藏於阡陌。無一石二十鍾之費。利三。粟積而人聚。斑戍可蘇。勾稽可罷。利四。邊儲既足。可以漸減東南漕輓。以舒民力。利五。更有五害。禾黍未登。場圃虜患馳突蹂踐。有莫可必者。害一。或餌於家丁之抑勒。而筐籠空存。因於主兵之好逸。而溝塍不歷。害二。開墾阡陌。未成名已在册。此咎在催徵之太急。害三。舊田淪江海者。田去而課存。其人流亡。田不耕者。人去而課在。於是責收於他畝。而良疇亦荒。責賞於他戶。而見在亦亡。連區接壤。大抵皆爲斥莽矣。害四。其或脩邊太急。而督責以緊。關難竣之工。撤放太遲。而跋履於暑雨怨咨之日。有不卽於困踣乎。害五。

國家定制有軍屯有商屯。而軍屯則有邉屯有內屯。有京營屯。有錦衣屯。有各衛所屯。盖四萬八千七百餘頃。悉本 高皇帝養兵百萬不費民間粒米之意。夫商屯之始也。晁錯入粟塞下之議也。軍屯之始也。趙充國屯田湟中金城之略也。商屯則自葉淇改輸粟爲納銀驟加鹽課百萬富商大賈棄邉以徙家於淮。商重困而屯坐廢。軍屯則京營錦衣或隱占於豪貴之兼并而各處衛所又陰借於軍民之授受。然隱占者故籍具在。既易淸查。而授受者民習爲恒產。軍得其微值而上供者不缺。其復之非難也。惟商屯既圯。國家既不能驟減鹽課積重以與天下更始。而商賈之黠者。且計以術誘之。恐旋復旋輟。屯未終而止粟之令下矣。故復之爲難。即欲復之而商不應。則亦難。故淇之罪尤桀也。然則今之所議者軍屯耳。以荷鋤戴笠之衆。即爲乘塞守堠之用。省輸將之費。而習胡虜之能。所尤急者邉屯耳。

邊屯之爲事利百而不害一即無頼臣言顧其廢有繇殆難卒舉則臣請自爲難而開之則難臣曰地氣南矣北之地辛剛彊槩其性則然勃壤輕嫳彌望千里境瘠之所舉鍤向之楊沙一至爲陵爲阜何道而可耕臣則曰水行地中如血周肉三代所都三川之間雍冀之郊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豈其以突爲窒乎日招雨師而剷洛土乎地可使棘也亦可使肥也大川引之小渠漱之平陸井之何地而不宜穀

臣請略言耕地瀕海之土北抵遼海南濱青齊虞集所籌皆沃壤也豫州之境伊洛瀍澗汝蔡洹息濟兖之郊濟泌泗沂三秦之地涇渭漆沮江淮之間水波大泛塘堰不治沉陸大劇以濬以豬原大澤肥奚必朔易并雍之徼飛沙成阜之區棄鴻功於石田也哉則難臣曰屯有軍有民民自田耳瘠軍荒業貿主歷年迄今而復擾民以賚軍民則何辜臣則曰不擇人也盡田而屯之田乃官乎官自治田即民乎驅之以

勤。或曰吾力不給。則貸爾資。惟牛惟種。於我乎取。昔者張全義之尹河南也。業不易主。有勞有賚。有杖有稽。卽比里而董其相助。五代亦劇擾耳。維彼一方。旣富且康。今卽時事急。何踰此藉。第令民田治粟日多。國乃自裕。何必官。則難臣曰。專設官乎。尋行乎。卽鹿無虞。空碌碌耳。集民相視事。乃大擾。雞犬爲空。蘇軾嘆之。臣則曰。無贅而官。嚴責長吏。而稽其成。吏踰巨室。民則其傭。稽較必切。視筴必工。馭吏有術。田事畢

舉。則難臣曰。上勸不明。民不加務。今玆用詘。賚將焉取。臣則曰。馭民如馭吏。賞罰以爲權。以粟得官。爰有卜式。以粟除罪。錯則籌之。能以萬夫耕也者。是可吏萬人。能以千夫耕也者。是可吏千人。子若孫能嗣厥業。斯嗣厥官。力田之科。詎曰非古。耕且倍差。則難臣曰。北之水。暴泛無期。一橫而溢。厥潰靡涯。何以馭之。而周厥事。臣則曰。懷襄之勢。繇地則安。惟其不疏水。是用潰。以濇以澮。以滋以藝。則水也。日治。則難臣曰。

北民惰耳首驅而農勞將倍南其民將弗堪臣則曰
苟置之耳有其農之北乃自逸東南之地高下以殊
其壤之高桔橰相貫僅引而及北之山泉溢地而出
暨河之流與地絜平大海之勢趨於東南潮之所毒
以激以淤遶海膏齊海則滎之潮不為災故東南則
勞惟北則逸則難臣曰惟地之膏緊其精華畫則有
竭索之大繁地何以堪臣則曰惟人之力弗用則索
惟地之華不取則朽昔者南唐之世壤地至狹蘇州
之域營田軍近萬人田事至勤穀價大賤暨宋一統
淮潮通流穀自外來田事亦惰穀貴十倍惟盤雉縮
人事耳地邑與則難臣曰燕薊之豪若勳戚名田
大夥廢而廢耳苟闢而穫彼則攘之臣則曰匱民雍
瘠田斯憂耳主者豪其力能集人請與而約誠而田
也何為墨墨視坐耗國幸以其力徵農師民貸豪資
豪貸民力厥利則兼則難臣曰民屯治矣軍屯若何
苟戈之雄責以負鋤農事大苦服牛則可鞭虎柰何

臣則日上爲之師吳之屯也孫權自占畝唐之屯也子儀卒先陛下不憚九推勞幸舉先朝事宮中隙地咸播穫因詔諸大帥身倡屯屯多者視首功人自競審然者屯事大興利便非一即　陛下諸臣能言之無所俟臣　夏燮仲先生奏議

邊屯

建立營堡開濬溝渠無事則田牧訓練有事則収堡備敵邊屯之便利也三年之後必漸擴克谿百里而千里步步立營處處建堡得寸守寸得尺守尺防禦既固田桑漸繁邊疆可恃以無恐矣

聞之邊屯有三擾風沙踢日目不得視手不得發是天擾之也廣漠高阜沼沚慎絶桔槔不能爲功是地擾之也溝塍未列蹊蹦忽生既妨我耕亦攻我守是虜又擾之也三擾不寧屯事不成故議者欲招流亡

募土著給牛具開水利捕蝗蝝墾荒蕪緩賦稅立屯學種種具善也而卒不免於塵飯土羹之誚矣屯田書

國家注意屯政視漢唐最詳攷其地則東起遼海北跨大河西盡日靈丸邊延袤不下五千里沿邊置軍分軍立屯何寥遠也攷其制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人授田五十畝歲征子粒上倉以正糧二石自給以餘糧六石收備官軍俸糧之用其法曷嘗不盡善哉行之餘二百年所矣度地非益損也度軍非益寡也而田不爲增歲繙不爲減邊計猶然告詘也亡亦隱占之未盡理乎荒蕪之未盡闢乎逋責之吏日煩乎侵漁之孔百出乎乃隱占之實也自繕田始也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命之曰餋廉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而軍任其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甲於勢要而欺隱者多欺隱者多則不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愈困卽不盡塡溝壑有逃亡已爾故不革贍田則隱占未可理也荒蕪之漸也自徵科始也沿

邊之田稱膏腴者十之二三而沙石榛莽者過半也
即膏腴矣山水暴漲幾變海桑者有之虜騎蹂踐有
稼無穡者有之國初緩其歲輸作之數年乃從薄征
永樂中聽軍民自願開墾不拘頃畝不徵於官又令
官市牛置具給之屯種正統四年大同宣府遼東陝
西沿邊空曠之處許官軍盡力耕種免其子粒八年
減延綏等處屯糧每頃歲納正四石一時稱便其
後但聞清丈不聞勘除但聞增粮不聞減稅甚者阡

陌未成已登尺籍民何利焉而自貽之慼耶故不議
緩征則荒蕪未可闢也遽責之煩也以人無定業而
賦有定則也歛不以時而責有於無也年歲有豐凶
地利有上下不量稅而徵則有逋不度地而徵則有
逋產去而稅存則有逋出粟而入銀則有逋均攤者
或以一人而償兩人之稅帶徵者至以一年而責數
年之償若乃屯頭代亡抽丁補伍徭役且種種矣貧
者日逋富者亦貧即逋何時已也有司取盈爲能主

計以催科課功。民安得不茲病。而田安得不茲廢乎。故蠲逋之詔宜下也。侵漁之起也。以不輸本色而輸折色也。不輸之屯所而輸之縣官也。輸折色則吏胥上下其手。而借移之弊生。輸縣官則支給後先其期。而乾沒之弊生。當其斂也易銀難。是以數鐘當一鐘也。逮其散也貿粟難。是以一金費數金也。於是有米珠芻桂之謠。無飽歌騰增之風。而　國家之困轉運也抑又甚矣。故折色之令宜改也。誠有謀國如家村

民如子。如渤海。如南陽。其人也者。巡行田間。而時勞來之。又得請便宜從事。無繩以文法。曠然與三軍百姓更始。令曰。願墾田者。聽其自便。腹裏酒饒。三年後量徵本色。其瀕邊曠土。澤藪萑葦之場。永不起科。又令曰。墾田既成。有乘利告復故業者弗許。有勢家請乞占奪者弗許。如是人其有不樂從者乎。不過數年。軍有餘饟。馬有餘芻。度支錢可議省也。召商開中鹽利盛行。東南賦可議減也。部曲相保。且耕且守。客兵

可議罷也。比廬之衆樂歸什伍。抽丁可議行也。兵食足則軍威自振。邊塞實則虜情可得。卽三河套中之地可議復也。

九邊屯政攷

今以九邊之地肥沃可種者。悉爲屯田。甲楯之所棲。耒耜之所用。綿亘數千里。於焉耕耨。於焉扞禦。盖卽古寓兵於農之遺。而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唐元振韓重華諸臣之所嘗収其利者。二百餘年。 聖明憂勤於上。耆碩劈畫於下。將臣經略於外。謀士講求於內。則惟屯政爲孜孜。顧其間或興或廢。或利或否。非壤地不同。則政之得失異也。

屯田末議 鄭大郁

愚謂言有似迂而寔切事似緩而寔急一時若無利而其爲利寔大者則今日之屯田是已屯田之法昉於漢世自晁錯請募民寔塞下室家田作以備之意專備邉也洎武帝通西域復輪臺及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屯田以待其斃意兼圖敵也其後曹孟德用之於許昌司馬懿施之於汝穎遂能兼倂羣雄坐擁江左終隋以前四

方軍壘所在悉推行之然法緑事罷農隨兵撤
唐開軍府稍廣其制天下凡九百九十二屯盛
極矣然民兵襍耕村壟告擾三農資器輙仰給
於田官計歲所入不償厥費於是率以無功告
罷

明興屯制較古爲盛臨濠有屯寧夏四川有屯太
原朔州有屯一片石諸関有屯雲南定邊姚安
畢節有屯遼左宣太陝西沿邊空曠之地在在
屯也永樂中聽軍民自便開墾不拘頃畝不徵
於官又令官市牛置具給之屯粮正統八年復
減延緩等處屯稅每百畝歲徵正四石一時稱
便其後但聞清丈不聞勘除但聞增粮不聞減
稅甚至阡陌未成已登尺籍民何利焉而自貽
之慼耶嗟嗟

朝廷申誡屯政何啻再三而沿久廢敗日見胥屯
者不延阡陌典屯者徒信簿書侵漁日起逋責

日煩有司以取盈爲能主計以催科課功民安得不茲病而屯安得不茲㾊乎爲今日與屯計莫如量地量稅蠲逋之詔宜下折色之令宜改誠有如謀國如家拊民如子其人也者廵行田間而時勞來之又得請便宜從事無繩以文法曠然與三軍百姓更始不過數年軍有餘饟馬有餘芻度支可省而財用日生矣不然吾恐今日虜寇遍郊甸軍需告急庫帑頻呼而官非其官吏非其吏况當此三空四盡之日卽嘖嘖那移轉貸盡是塑梅綬急因循終非蓄艾厝火積薪之虞今日食不下咽矣

日須有司以取盈爲能至苛以催科課功民安
得不蕭索病而屯安得不蕭條乎爲今日與屯計
莫如量地量税斷通之詔宜下折色之令宜效
誠有如諸國如家指民如子其人也者趣行田
間而時勞來之又得請便宜從事無羈以文法
[illegible]有餘饒[illegible]
蕭之覆今日食不下咽矣
終於貨盡是惡痛瘵因循終非善艾肩火積
官吏非其吏况當民三空四盡之日即責邪

清理陝西軍屯疏

臣維人臣苟有報君父之心必無難擔任之事
苟恩濟國家之事必有可久大之圖臣本碌碌
蒙
恩授鉞拜命之日即聞秦中兵馬錢糧俱在延寧
甘固四鎮而西安等府凡臣所屬地方素稱腹
裏勢甚危急從無額兵額餉臣遂冒昧具疏以兵
单餉詘仰瀆

聖聽蒙
皇上召對平臺諭臣以此時措兵難餉旰憂思溢於
天言扎部覆臣疏蒙
聖恩准臣標兵三千名給臣餉銀六萬兩奉有以
後兵餉該撫自行設處之
旨臣陛辭而西夙夜凜凜殫力搜剔恨不於無兵
無餉之時勉尋一足食足兵之計及臣抵任查
得西安四衛原有額設屯軍二萬四千餘名固
未嘗無兵也何以有兵而若無兵臣竊謂此必
原額屯軍尺籍徒存餱糧莫措有兵無餉故不
可責以征操及查屯軍額餉則每軍約給贍地
二項固未嘗無餉也何以有兵有餉而竟無兵
臣又謂此必原給贍地非砂磧藪澤本不可田
即易主轉售已不能問有地而不足抵餉故不
能責以騰飽及查
國初選撥屯軍田土率皆膏腴墳壤而相沿以來

除本軍自行耕種着伍外或有轉典承種則本軍着伍而種地之人每歲每畝出辦典銀一錢付本軍充餉或有豪右隱占則不出典價無兵着伍衛所畢官不敢復問而但於撫按司道操閱之時覔遣市提家僕支應片刻旋即散去然屯地則猶屬公田未敢私鬻隴畝阡陌固歷歷可稽也第非隱占即典種本軍自種十無一二隱占者旣種雖日取該營把總等官繩以重法

而錮習以成欲熖種地之額一一責有實在之軍勢必不能即間有實在者亦止於偶一查點喝名應名巳耳或查點稍頻巳竊竊詛怨恭彼覩所種之地久爲固有反若未嘗給有官糧胡以相苦如此况欲實加操練驅之使陷敵當鋒効死用命乎故地養之軍竟成紙上之軍養軍之地亦成紙上之地而皆若烏有矣臣因傳致故牘洪武年間每軍額地一頃歲徵正糧十三

石餘糧十二石盡行收貯屯倉以正糧按月支
給本軍以餘糧支給官軍糧俸餉不煩轉輸而
倉廩克實兵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強法至善也
至永樂二十年奉
詔減免餘糧六石然正餘一十八石猶然交倉按
支法尚未壞也至正統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免
給本軍克餉免納免支止徵餘糧六石入倉而
屯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糧六石改
爲正糧一併免軍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
幾成私產於是投獻豪霸奸弊叢生遂至莫可
究詰矣臣痛憤
國用匱乏不得已履畝稅架每責好義終事於朝
不保夕之民而朝廷額設軍屯反爲豪右侵隱
致使全陝賊闖數年欲勦寇則苦於無兵欲募
兵則苦於無餉蠹國養寇皆繇於此因於去年
十二月檄行西安府推官王鼎鎮從頭清查復

揭示通衢明白曉諭而舉事之初阻撓百至或
有爲臣危者曰屯之必不可清久矣且隱占屯
田皆豪有力者所爲一行清查必觸其忌彼能
以蜚語肆螫而又實煩有徒大可畏也臣愚民
間私田苟爲大姓侵奪其家幹之忠誠爲主者
猶爲懇官申理况豪右亦
皇上之臣民臣謬典秦封即爲
皇上之家幹彼之埋訕於臣而臣之權重於彼使匿

畏避譏讒隱忍徇縱有臣於此將焉用之且渠
等各有身家郎能布散流言禍敓臣之身名必
不能別發難端抗
皇上之斧鉞苟有利于
國家臣以身爲怨府痴迂之性生而已然又何畏
焉推官王毘鎮卓有同心力行稽覈除右護衛
名隸
秦府應另議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占種逃亡及嘗

追免補各地查明備造格册詳註原軍祖名原地坐落及種地人戸籍貫一一申報到臣臣酌古準今推情定法示以不深究已往不追奪原地止按地起課郎責辦於見今承種之人亦不重派多取臣遂依倣

先朝減定之數區別屯地等則以爲起課差次而衷益多寡總以民間見行典地每畝一錢之例爲準每上地一頃徵糧十八石中地仍量免三石止徵十五石下地又免三石止徵十二石每石折銀七錢每頃上地納銀十二兩六錢中地十兩五錢下地八兩四錢大抵中地居多而上下地俱無幾總計三衛占種逃亡嘗追免補各地已清出者共該起課地三千三百二十七頃零徵銀三萬五千餘兩查民間之田責租佃戸歲入不啻數倍于此今止照此數上納別無科擾蓋循輕於私租之甚自示之後人始知寛平易

從無不翕然相安臣復行王推官各炤屯地坐落州縣清造徵收文簿發西安府監收同知孟道弘轉發各州縣徵收是役也不呼籲以窮大農不加派以厲遺子惟是力破情面不避怨勞遂能於餅耻之日歲取三萬餘金於饔飧久饜之吻所裨于因饑加旅兵荒交困之秦殊非淺鮮然臣未敢以此自足尚期殫臣蠢劚之初念徹底澄清務使軍無一名虛冐地無一畝侵隱

而後已再查每歲四衛額派延寧各適班軍一萬一千餘名約該給軍屯地不下一萬二千餘頃卷查十年以來班軍俱未赴邊每名止觧班價銀一兩二錢夫延寧西安總係

皇上土宇而扼此汪波遂使十去其九亦可歎也臣請於清出地租內動支觧抵班價所餘班軍屯地聽臣選汰徵課其內丁條布價馬草等費皆於課銀內取給所有羸餘召募精健入營應兵

介別戰守二項每守兵一名約歲費中地一頃
之入戰兵酌量增加但求有濟實用不必取盈
虛額即以三軍屯地之所出養戰兵二名未為
不可外有各衙門人役承種屯地者容臣盡數
查出照例起課即係必不可裁之役亦止每名
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所餘盡佐軍需至於本
軍自種屯地臣次第確查凡有逃遁不願應兵
及老弱不堪征戰者責令照例納課如有不願

納課實係精壯堪以應兵者仍行著伍與召募
之兵一同征操如是則有一兵即可當一兵之
用挑選訓練但得勝兵萬餘愈於二萬四千有
名無實之軍多矣而餉又不煩另措將見单匱
立轉為富強居恒則用以建威銷萌潜懾不軌
之謀有警則用以摧陷廓清力剪方張之勢何
至如向來厝火貽憂養癰致潰無事而釀成有
事一遇有事遂决裂敗壞而不可收拾乎倘臣

仰荷
皇靈克底成績握三秦治安之要圖開萬世永久之
大利於臣頂戴
天恩捐糜圖報之區區亦可稍酬萬一矣至于屯地
屯軍屯糧各項名色紛紜頭緒厖雜臣不敢屢
數以瀆
宸聽惟有節節清查陸續奏報而已

鄭羽公評
清屯以足餉使兵即爲軍而軍復爲兵合而練
之兵精餉裕此復
祖制之第一急務若邊腹盡如此疏行之
中興可指日俟矣管夷吾復生何憂虜寇哉

淮鳳墾田疏

伏見

皇上留心吏治加志窮民

諭以愛養百姓慮有司催科稍急則

勑下戸部蠲免閭閻宿逋孜孜講求惟欲康阜兆

民永固

國本其盡心也臣愚得往年出守盧陽嘗廵行阡陌勸民開塘蓄水招集流移開墾荒蕪頗覺有

益又嘗往來隣境鳳淮兩府之間習見地廣人稀一望數千里皆紅蓼黃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則澇葢雨多則橫潦瀰漫無處歸束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所取資以是饑饉頻仍窮迫逃亾人烟日稀曠土益廣此地界連蕭碭汝陰皆多盜之區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宜得專官教民稼穡招撫流移在

世廟中叅專設都御史王璣時值大水浸漲功不及施輙復報罷臣謹以昔時之見參以今日所聞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葢潁川簽事淮陽副使兩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于淮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一實心幹濟者畀之專勅給以關防駐劄適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豪不得撓其法假以

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項即一項之利招一民則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郎以開墾地土招徠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各久任超遷如是十年不臻富庶之効無是理也專官之責其効在廣開溝洫夫水土不平耕作無以施力必先度量地勢高下踉尋水使歸宿濬河以受溝渠之水開溝渠以受橫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遏行偏小之邨亦增甲以成徑惟欲於道旁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繇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使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時則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溉高者麥低者稻平行地多則木綿桑果皆得隨宜樹藝土本膏腴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其次則招恤流移夫良民恐氣鄉土止爲無食耕種多荒年仍遭苦追併其勢必不能安其居也今地旣開

闕夏秋有收不愁無食鼓動其懷歸之心將受廛爲氓之恐後各該有司安慰而安插之量撥地土處給牛種不得責其重負量寛二三年俟其志定業熟然後起科又或招致江南客戶或勸諭本土地隣或審擬從夫無力者令供役開墾有力者出資給食皆食事可得專行其餘未盡事宜悉聽其酌量區畫或有窒礙難行事干題奏者議擬停當經自請旨施行既無掣肘之虞民心莫不歸向而展布無難矣

鄭十師評

果用此議江北財賦當亦不下於東南也第今遭兵燹之餘田地荒蕪溝渠堙塞必更甚於曩時自當遣幹濟道臣一員經理其土方奏實効此亦鞏固

神京一要圖也

屯政攷經國雄略卷之二

廣陵　張抱赤心萬　著
温陵　鄭大郁孟周　編訂

屯政攷

御覽屯田書

日者逆奴犯順。行自取殄滅。但援師雲集。供應不貲。外觧中途。屢遭盜掠。中原寇擾。所在騷然。民窮財盡。不堪聞見。兵益繁而餉益匱。民愈窮而盜愈多。愚以爲若屯田。若鹽法。若鼓鑄。若關榷。若漕運。水利。又若織造。鯡鮮等差貢。各宜盡蠲故習。核實而行之。計歲入豈

啻加派之數百萬而已哉是在當事力行耳

自古天下無不兵之國亦無不餉之兵要在兵有所自給而餉有所從出夫有所自給則軍需按營額國計不至於權宜有所從出則地利即邊儲物力不疲於輸轉歷考漢唐而後凡創業之君所以深居遠慮成一代富強之基者未嘗不算周於自給之計凡繼世之君所以優游玩忽成支吾紲弱之漸者未嘗不力困於轉輸之弊其能提衡裒益俾軍與賦額恒足相資出入闕輸兩無浮額則必英斷之主周咨博採以得之何也法久則敝敝久則變處敝法而操變術九有萬國子孫黎民始磐石而四維也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創業

成祖文皇帝述作相承鑒前代養兵坐困之失彷成周兵農合一之規於是開設屯田令天下衛所各軍什三操備什七屯種取屯軍之餘糧給操軍之額餉彼有所自給此有所從出實送不煩守禦稱足蓋萬

世之善經已使天下諸司皆能世守不變則兵可嘗
足餉可嘗克何至以召募代衛士而輸將為年例哉
顧九塞沃土浸漁各衛軍丁流竄輸邊額糧改折兩
淮引目輸銀種種變遷屯法遂至大壞而不可收拾
夫屯壞則地荒地荒則邊曠邊曠則虜斥虜斥則兵
增兵增則餉缺地之所產既縮於數之內兵之所需
又益於數之外其勢不得不資於轉輸轉輸一遲又
不得不那而借給借給甫行猶以秋冬之積暫應春

夏之支借給不已卒使明歲之秋方得今冬之額間
之主計主計束手搜之老庫老庫罄懸失此而不改
絃易轍 國計將安所底止哉
夫財者流通之物一出即竭者也穀者蕃滋之物生
生不已者也今欲所出者不竭生者嘗生則莫若復
二祖之屯法然屯法有二有新屯有舊屯舊屯者按
故額而清理者也新屯者查荒土而開佃者也
洪武三十一年守太寧都督商暠上大寧松會本年

屯數共一百一十四萬零撫臣李化龍疏稱鴨綠以西九聯城東千家莊地方查墾得廢屯故地一百三十餘頃歲獲雜糧一萬八百餘石夫太寧裨虜千家莊見在舉二地而九邊腴土可知此舊屯可拔者也

尚書馬文升曰近差科道部屬查理各省直屯田郎中王勣等奏報清出侵占田四萬餘頃徵糧四十萬八千石其餘尚有未盡舉前事而今日可知此新屯可行者也

陝西苑監牧馬草場舊額一十三萬餘頃正德中止存六萬比遣大臣楊一清查理川陂山地通行丈量遂復其舊至萬曆二十二年科臣張世則疏謂前項草場歲減月削失却原額見存養馬并納租銀止三萬一千二百二十頃矣此清查可得者也

御史熊廷弼奏遼鐵懿沈等衛舊有屯塞四百一十九處今存六十四座前項荒地何啻二三萬頃遼瀋以東猶未計也都御史唐順之謂金塘玉環諸山膏

腴幾萬頃皆古來民居之處俱可墾爲屯田此開墾可得者也

夫百年無滄桑之異原隰非卷舒之資疆界莫辯付之誰何黍稷倏而化爲烏有強伴相懸掌故安在則今日起敝維新奮然操獨斷之略實惟

皇上深信必行何如耳

皇上能深信必行而不能身試自理勢必託之各該臣工第地方之臣撫按重矣而事權不專監司專矣而鈐轄不遠歲月因循文移往返遷代不嘗旋復報罷九重宵旰之淵衷不無又成畫餅規畫永計必專 勅總督大臣一員經理其事而分遣繡衣使者特斧按行各部方爲畫一然此非臣創爲說也

按會典嘉靖中曾一時並遣三都御史并發 內帑銀兩開墾屯田矣其時北直隸則都御史張濂南直隸廬鳳淮揚滁和山東兗州等處則都御史王璣也

隆慶初曾 勅都御史龐尚鵬清理諸邊屯田矣見

今南北又各設監察御史專理屯務也此
皇祖
先帝精心良法昭然簡冊者假令當年在事諸臣不
以一行弛擔不以掣肘害成行之必久持之必堅迄
今有不收永利乎臣願
皇上於諸大臣中博訪素有威望必計者一員特
賜簡用加以戶部尚書兼察院都御史職銜駐劄臨
清專管開屯一事將天下輿地除福建瀕海瘠薄江

西地狹人稠廣西貴州幅員有限廣東雲南邊臨荒
徼俱聽彼處撫按官自行清查開報免其議派外其
餘地方分爲八路以北直隸并遼東全鎮爲一路宣
大延寧四鎮及山西通省爲一路河南山東二省并
爲一路湖廣浙江二省各爲一路南直隸江南北十
四府滁和等州爲一路陝西除延寧二鎮先已派屬
山西其本省州縣有司及甘凉洮肅一應軍衛地方
爲一路四川除新開遵義府各州縣及各土司止以

本省舊屬軍民地方爲一路共八路每路各分遣風
力御史一員專理廵屯督臣持籌主計專制總理務
使地無遺畆廪有餘蓄天下無事酌四方之水旱减
價平糶以紓民困有事視軍書之緩急遠輸近饋以
佐輸糧御史凡一路之中軍屯廢占民地欺隱山塲
陂堰可開洲渚灘蕩可佃草塲官地宜復僧道贍院
宜裁勳戚投獻非額高[illegible]佃據違制傚吏支吾非實
不才承風激衆者俱得事[illegible]法清理丈量裁損論斥應

徑行者徑行按治應具奏者會同督臣一體奏　請
定奪務期綜核明確寬嚴得體使天下曉然知　朝
廷之意在裕國而不在侵民在祛奸而不在擾衆庶
明憲節以表風猷第人跨隔省路遥百程遠所窮谷
御史心思計慮可周而耳目步履或有所不能遍及
仍將各該守廵等道換給　勅書開載屯田一欵俾
循職掌殫心共事凡地方一應當典當華開載未盡
事宜悉聽計處妥當商確舉行其各該州縣治農判

官主簿一向多未顧名思義殊爲曠職今合改爲屯務職事俾有專責効力宣勞至於屯政方興事干始創凡溝洫圩垺閘壩倉厫夫役犁鋤牛隻種子一應工費價値經營建造俱屬不貲若議設處不免起派請於內帑暫借二十萬太僕寺馬價暫借三十萬戸工二部各暫借十五萬共銀八十萬兩每御史項下分貯銀八萬總理大臣分貯一十六萬作爲母錢各聽支銷如其不足仍令各該司府州縣另行設處

俟屯田成日督臣查將各路一歲籽粒并贓贖變價還官等項銀兩通融湊算先儘炤數補還原本其餘作爲子錢大都各路裒多益少每路可得地一萬餘頃三年開成肥瘠相兼每頃約租三十石每歲約穀三十萬石八路可得二百四十萬石計出細米一百二十萬石是三年之積可抵一年之漕而十年之儲足當軍民勞輓三年之運也

八路之內除河南山東二省係

福王殿下藩國隣封先經派撥莊田恐無餘地今議
兩省已併一路湖廣查撥係王莊故地延寧割屬係
衛所俱無失均
其遠陝山西三路臨近邊方屯田所出例應免其內
輸但酌道里分為本折二色就便徑解
薊遼宣大固原三軍門作正給事仍聽本部照數扣
兑年例銀兩
內地舊屯原係屯軍自種頃畝合數者照前管業亦
無另議紛更外止將新經查出屯地併墾過荒田應
交籽粒查酌程途遠近分為本折二項如某處某處
近水通舟應輸本色某處某處路遠從陸宜輸銀兩
定為規則刊刻成書永為遵守每年秋成各御史一
面會題并揭報本部一面行各布政司在直隸者行
各兵屯道督委的當官兵盡數起解總督衙門赴倉
赴庫各交納收貯專備不嘗軍需並不許別項那借
動支其或河道梗阻糧運愆期太倉果匱義當通融

者聽漕司知會具題熠依倉支事例坐委附近衛所官軍駕撥減存船隻先將前項屯糧借動若干運赴京倉俟正糧船到熠數抵補庶屯額不虧京軍獲濟空船回南亦早下運可免稽遲此但權宜濟變一策並不爲例以起窺望至於觧運屯糧合用船隻就將督臣衙門原貯銀兩於內支動若干委官江廣地方平價買木打造亦不得輕用漕船以撓正運及起僱民船致有司衛役擲勒商民之弊舊例御史凡差俱係一年差滿回道管事而巡撫則以三年或陞或加俸級又道差以按學鹽漕爲大差而江倉屯馬僚屬往往故有從違人情亦且自相軒輊今後酌定巡屯御史俱限三年報　命待事有成績仍遵　令甲一載爲期其任內一應屯糧地土官評罰額及　上供民糧帶徵久逋等項例得清查載入考成其論核廢屯官員部覆勿如同異如御史資深績懋熠監軍閱邊事例擬陞京堂用備邊方巡撫之擢特示隆重督

臣則專信久任，竟其運量，應敘　召予恩在　朝廷，難拘成格，守巡等道，如果卓異，節鎮方牧，需次陞轉，視御史亦不少減，郡邑長吏，簿尉下僚，衛所棄吏，籌策胼胝，均屬在事。一聽憲臣分别薦獎，儻有實心實政，任怨任勞，則與監司一體紀錄，不為預定。撫按二臣，共在地方，肩荷雖殊，體國則一，考績敘勞，應比督巡并聽　廷議。督屯巡屯都御史御史二臣，各務祇承，付託捐竭赤誠，益國便民，用收一代弘績。各該撫按，亦務和衷共濟，贊成盛典。司府州縣，毋務分袒左右，致撓成議，而局外旁觀者，亦須愛惜人才，寬假歲月，勿輕採蜚語，致灰藎臣謀國之心。諸如此類，併乞　天語赫然宣諭。國脉攸關，人品所係，陰謀撓阻，聽臺省諸臣公共擊之。庶事有始末，功成積累，屯政可望永無替矣。如謂淮濟見駐大臣二員，不便輕議添設，但當使徐洪不淺，黃行故道，南保歸仁，北護泇河，不妨議以總河改兼督屯衙門，移駐臨清，俟伏秋水發，

之時仍還濟寧暫駐三月經營料理若以一時並遣風憲多官爲難查得兩直見有印馬屯田御史二差可以分巡南北二地而陝西茶馬於事爲簡遼薊巡關事權稍重俱可兼差止應添差四員亦非冗設至於督臣不就便駐劄濟寧而移鎮臨清者非喜更張而樂多事也

謹按臨清東連渤海西扼太行南漕荆吳北控畿輔固天下之脊燕趙淮徐之衝亦宋青齊之所會也遶南臨濮地方每年馬市人集六省馬至萬匹萬一奸人於內乘機鼓動何以備之即不然者九州安居內地 帝闕遠在門庭一朝不戒有如庚戌闖關而入則山海以東一線可斷獨石紫荆而南在在可通太倉之積僅飽六師通州芻糧孤城虜衝勢難持久德州幾何不足以克昌保援兵之餅餌宣大延寧調遣之卒非臨清有蓄何以應之雖
皇上福德彌天神武震世未應私憂過計若此第自

庚戌虜犯之後已未犯近畿癸亥掠順義三河庚午大蹂永平昌黎等處郎
皇上御極以來邊方如遼薊甘延等處内地如劉汝谷金妖精趙古元鎮江僧人南京李賊福建潘奴并山東掃地王之類非一又安保千秋萬世終無一日風塵之警哉萬曆十三年據獲叛人郭大通供稱謀欲攻據臨清識者咸謂此地宜宿重兵正此意耳
史稱曹操從棗祗言募民屯田許下又今郡國徧置田官以是所在庚廩皆滿遂能誅鋤羣雄幾致混一夫天下大勢西稱巴蜀之饒南語江漢之沃東數吳越之利然當其時俱未領於中國之版圖而操獨擁中原磽确之地遂能雄視一世則屯田之効何可盡廢乃今宇内金錢中虜外無五部守邊之雄逋負相沿内失萬國悉公之義遂使三秋禾黍極目荆榛丸塞貔貅傷心庚癸棗祗之擘畫絕響僞魏之富實罕聞臣竊惜之惜其以九州全盛之富未嘗見其豐有

川湖吳越之饒、不能資其利也、以臣之愚微　廟堂之算。憑
皇上之寵靈試行其策、不獨修舊屯、使屯田皆實、屯軍皆精。而農可爲兵、開新屯、使兵亦可耕、民亦可墾。而人皆知農、不獨開天地彌漫之陸海、以報　尚方、而疏造化久塞之泉源、以爲外府已也。將使收五年之積、可以添設開原寬奠兵馬、保固北關、制服建酋。使不與西北二虜勢合、收十年之積、可使薊昌宣大延寧六鎮。錢糧克足、邊備固完、賞罰嚴明、士氣振厲。虜怖而不敢渝盟、即渝盟亦有所控制、不得肆志大逞、收二十年之積、可增廣涿州河間兵馬城池、使畿南之地、與保定永平三輔犄角、屹然稱雄、此三者萬世利也。
皇上垂衣拱手、可坐觀其成者也、臣非過爲張皇、而謬爲誇詡者。葢遼有建州、非遼之利、邊無餉賞、非邊之利、京師薄畿南之守、非燕薊之利也、何者、漢唐

都闕中去高昌伊州萬三千里我　朝都燕河間涿州肘腋紫荊倒馬土蠻順義則元派三衛則流派建州則金派駐牧巢穴俱不過千里而建酋又併南關併灰扒併叱那併黒龍江一帶設蠻子城以安插降人種類日繁土地日廣今雖伴服將來終屬隱憂近宣大諸虜亦以撫賞不繼各各颺去啟釁生心且兆見矣漢不惜開西域斷匈奴右臂設戊巳校尉屯田異域豈

皇上獨惜中州屯田坐令荒蕪蒲地略畿南而孤三輔任匱缺以成東夷北虜之驕乎

說者難臣曰時方稱絀捐八十萬以責効於三年之後保能償斂臣謂不然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術愚者以困秦用鄭國鑿渠商鞅開阡陌迄今關隴猶饒富彊管仲事資鹽筴未講溝洫之政厥後千載莫能經畫遂使近者山東一荒流離幾萃塡布五省非地方開與不開之明効大驗乎

誠使今日上下一心不責近効將　國家萬世賴之寧八十萬之償乎曰屯雖失額荒者力限於地腴者富藏於民使者四出不無多事向者逆鐇之變以御史周東之清屯遂卒之譟以都指揮劉尚德之清屯可不愼歟臣謂不然足國務開利源得人始無廢法昔宋豐熈中分遣劉彝程顥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數年間得廣田四千七百九十三處凡三十

六萬一千一百一十頃有奇唐光啟中張全義起於羣盜其爲汝南尹喪亂之後戶不滿百乃選委十八人給一旗一榜分詣十八縣招徠農戶修理屯田遠近趨之遂成富庶然考顥等治蹟大意在寬一分民受一分而全義則明察人不能欺爲政寬簡激勸有術而已夫御史風力在能鋤強天下腴土多居豪猾著乃細民原非強橫開諭明白便自帖然奚多事之有乎況近年以來僱馬價則差冏卿僱木值則差郎

署理荒政則差御史何至開屯獨難遣使至於遼東寧夏之事一以橫削生端一以逆璫借衅是安得與明時並論耶曰古稱生財惟在節用經費不足而欲區區鑿旁孔以圖涓滴豈裕國之長策歟

自古國家中葉之世未嘗不窮財用欲求足用未嘗不事更張但恐其事勢倥偬更張無序於國無益於民徒擾耳漢建武中造皮幣算緡錢稅舟車鹽鐵唐建中廣德中榷酒酤稅間架括富商封櫃窖至取京兆民田每十畝收其一宋行均輸市易鑄鐵錢立酒榷等務南渡以後即僧寺道院嘗任物業亦紐計稅錢此皆因循推委規畫不早卒至情見勢屈國與民交受其敝不亦甚晚乎

今天下田土虧額至四百二十六萬頃有奇遣使開荒僅僅以八萬頃爲率所謂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求什一於千百何得謂之旁孔耶曰樞密主兵度支主餉原有犬牙深意貯百萬之積以付專制之臣地重

糧多必且增兵必且拓險杜漸防微不兩失歟臣亦謂不然

正統土木之變虜酋也先聽河間亡命小田兒之計欲繇紫荊入據臨清嘉靖庚戌虜犯京城時勤王兵皆輕騎未齎糗糒戶部犒牛酒無經費以文移往返三日後人纔得數餅當時若使通州積貯不焚臨清輕齎可轉焉得窮迫遽至此乎況故事督臣遷轉不越再考無藩鎮之重臨德置倉預備自是

祖宗令甲若量留銀米各五十萬與舊留倉糧五十萬嘗川貯彼以備內地之非嘗而每歲所入悉從折色解部專設司屬一員主之科臣一員稽核之以備四夷之警急制變防微不兩得乎說者又難臣曰福王莊田未滿一萬三省已稱罄地無遺今謂每路可得地一萬餘頃或者閉門懸度未嘗親履地之疆域歟不然地方諸臣敢為欺罔以抗　詔旨歟臣竊謂不然

福王歲用見徵糧田臣今所言未開荒土諸臣搜括
額外閒地臣所乞查額內荒蕪荊棘蓬蒿豈可與稻
粱黍稷之區同日語耶且各部寺匱甚馬價無幾
內帑之金久請不得今九邊甲士無人無地不虞脫
巾而乃一則日十萬二十萬再則日十萬二十萬談
何容易歟臣竊謂不然
黃泗王家等口之塞費水衡錢不貲猶借淮揚馬價
并南中兵操船料銀二十萬分黃導淮之工約費八
十萬泇河之開初估全工三百九十萬半工二百六
十萬後草草就緒亦費二十餘萬近日三山塔山之
費又將二十萬總計二十年來費過金錢不下二百
餘萬而歲修與朱旺等口之費未計焉大抵爲漕事
然而無備積也
今以八十萬之資歲收一百二十萬子母之息何利
如之況前者寧夏之役甫數閱月費餉百八十七萬
倭之首尾七年費餉銀五百八十萬又援兵餉銀二

百餘萬播州之役亦費二百萬邇來山東蠲賑等項
又頓損三百萬此非太倉冏寺之出而　皇稅之所
乞留者乎
今於南部寺蘆課馬價并荊浙揚蕪各鈔關量借十
分之三各省直拖欠解部銀両量徵十分之三湖口
両淮天津三稅鹽請乞　俞旨共留十分之三不將
一通融而有濟乎曰天下地土非軍即民安有餘田
即使查出仍聽給主取而爲公家之有於古未聞安

得爲創事歟且北地草塲賠累甚矣遽可指爲桑田
耶臣又竊謂不然
史稱趙充國屯田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
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願罷騎留屯韓重華
守代北起雲中迄振武墾田三千餘里歲省度支三
千萬緡范仲淹守西夏乞沿邊置營田計畝定課少
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以遷資酧轉或糧給直彼三
臣所屯皆未墾荒地也向使捜之官復給之民將安

所屯亦安從得粟乎至於草場地畝荒熟不同肥瘠亦異大江南北每畝至有二三石不等者要不可執一論也日屯田之事久費講求竟鮮實効今其議不在廟堂而在疎遠之士位卑言高誰能諒之且權稅一節爭者逾十年愁者遍四海人人莫不切齒言利之人今復以利進得無犯衆指歟臣又竊謂不然聖哲之慮在乎濟時匹夫之言可以集事我　朝會通一河以濟寧同知潘叔正之議南旺之建以老人白瑛之議蘇浙魚鱗圖冊以監生武淳等丈量編彙一時相安萬世永賴未聞有以出位罪之者唐裴延齡告其君曰官吏太多自今缺官請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憲宗諭宰相曰兩河數十州縣國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數千里皆淪左袵朕欲雪祖宗耻而財力不贍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中亦極儉薄多藏將安用耶

宋太祖置封椿庫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遺契丹

使一方限於境外朕甚憫之俟庫蒲若干則以此酌之不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可也夫二君一臣所見若此

皇上鉄官積稅幾二十年然萬曆九年太倉漕糧尚有千五百萬今僅存四百萬老庫銀兩初有二千餘萬今僅八萬太僕寺初有千萬今老庫已罄而新庫亦止數十萬相懸若此何以稱天府而備非常況損之滯財償之壙土可以補鉄官可以罷搉稅又安得以言利槩之此臣所深慮熟計以為屯田之必當行也

抑臣尤有說焉臣之所言綱領也非條目也若夫相地利酌時宜因風土順人情權子母規遲速毋使地方未得其利先受其擾是在擔當之臣身肩 國事奉行之吏心切民隱近建社稷之利遠垂史册之光非小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除穿渠築堰畫井開方宣洩樹藝耕種蠶織臣另擬次第不敢先事瀆外所

有酌量應查應墾地土謹分爲十欵理合開列進
呈

鄭飛虹評

近見勦江援京諸師兵餉一仰郡縣遂有官軍
殺戕之怨乃知
朝廷固宜有此區畫獨萬里兼程賊氣旁午援師
尤不宜恃
朝廷之委一矣是又帥臣之所當知

官田

官田之名在各地不一此專言河塘壩堰及沒官地土原不屬民者若不指出概曰官田則奸胥必將絶戶田地輸價佃種買賣更番已久者通行詐見閭閻未有不騷然矣可不愼歟

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爲下之專利也故山海之利廣澤之蓄天下之藏皆宜屬少府後世官田之名率本於此今海内丘陵林麓湖泊塘堰江河灘渚及一應沒官入官清丈無糧地土均屬官田所在皆有司

或失于稽查又爲勢豪占種或肆爲乾没開破無名
支銷以致公家失利不無遺策所當查出還官厎於
法紀畫一臣按廣陵志揚州舊有五塘曰陳公塘者
在儀真縣東北內有三十六汊縈回九十餘里漢廣
陵太守陳登所建曰句城小新上下雷塘者在江都
縣北唐都督府長史李襲稱所建句陳二塘大雷塘
等塘稍小一向號爲水櫃專備濟漕嘉靖三十年間
句陳二塘爲逆犯仇鸞 奏討在句城開過塘心九

千三百畝零陳公開過一萬四千畝零作爲祭田後
鸞伏誅前田歸官該本府知府吳桂芳看得漕河地
卸塘心淤平水本無源不足灌注將句城塘召人佃
買量變價銀一萬四千餘兩充瓜洲建城之費其餘
四塘先後相繼爲豪強佃種此守揚疏議并志議可
考者

嘉靖三十三四年間都御史唐順之謂浙江金塘玉
環諸山皆自古民居之地可墾田萬頃以足軍需

萬曆三十三年撫臣劉元霖謂海外沃壤不宜輕議開墾致惹邊釁但王環去樂清太平二縣不遠獨屬境內今兩縣之民雖禁而未嘗不開若處置得宜似可取克餉用此載之籌海圖編兩浙類考續編可據者

萬曆二十二年山東撫臣鄭汝璧疏稱登州海北長山諸島離城僅四十里地土肥饒可堪耕種臣巡海上登城一望延若几席與僻遠各島不同查理島中原有三城萬畝之地可資千軍之餉

四十三年巡漕御史朱階疏稱安山南望一帶設爲水櫃先年有建議召人佃種者河成王以旂王廷力爭之今昭陽一湖開作藩田其餘高亢者半爲勢豪占種此載在開島田以佐軍資幷修復原湖疏款可考者

萬曆初高郵州民陸思弟兄互評占種高寶兩處無糧田地在本州查出二千七百餘畝估價六百三十

餘兩召人佃領其實應者未計陝西　秦藩護官軍
近題改設寧夏所遺屯田約四萬餘畝見為本府
名役隱種此疏卷可証者總計前項湖塘山島不止
十五萬畝而用價佃領者不過十之二三所佃之價
較之時值又不過十之二三若參酌民間鄉例收過
花有十年以上者給償原價十分之七廿年以上者
給償原價十分之五照數給銀與同原未上價及應
開未開者一併查出登記冊籍或官給牛種召人開
耕或加租斗聽人領佃但使尺寸必入公家豪強不
得兼併郎得要領而佃種之法止憑民便不必偏執
一法大率裒多益少前田地一歲得穀可六萬石積
漸而計甚屬不貲況田既在官一旦漕梗而照舊蓄
水海警而照舊輟耕伸縮在我視之久假不歸緩急
而無可奈何者萬萬矣夫六師萬姓仰涓滴於漕渠
而　藩王擅湖陂以自利於義未安閭閻赤子并桎
梏以催科而奸人肆欺隱而自種於法甚悖南畝耕

夫苦立錐之無地而海上棄桑田爲甌脫於情可惜陳奏如此未查可知高寶如此天下可知若立期限以責有司之查懸賞格以聽諸人之首當必有什伯於此者矣

荒田

荒田宜開固矣但有無多寡不一是在當事親履疆畝虛心研察期無擾民大約以鄉官士民之公直者爲之猶爲近情若土下遍委必入奸胥之手病民實甚如鄉鄰時特設部司督造賦役全書以大臣領之何如鄭重鄉邑雖有造報多不一示士民賦役虛實有無情弊紛買如故也上焉者何從知之乎

承平日久人習奢靡惰遊者離棄南畝逐末者奔走四方以致所在田畝荒莽極目嘉靖中詹事霍韜奏稱洪武十四年天下田土原額八百四十九萬頃有

奇至弘治十五年存額止四百二十二萬頃有奇虧額強半及細加查考在湖廣原額二百二十萬頃零今止存額二十三萬頃零河南原額二百四十四萬頃零今止存額四十一萬頃零廣東原額二十三萬今止七萬此皆欺隱於小民者也我　朝賦稅先後盈縮此其大都載在後湖志并通紀可考也

湖廣環六千里之封疆三湘七澤汝蔡漢沔貫注南兆頗稱腴壤何至遽虧十分之九河南引河爲利土性沃饒何至遽虧十分之七縱有　藩封數亦無幾總之荒蕪固尚多也查得萬曆三十二年巡按御史高攀技　請留漕米五萬分給鳳陽一府開荒比時懷遠縣知縣王存敬詳稱本縣原額田地共五千二百七十五頃有奇今計筭抛荒過二千一百三十五頃有奇載在開荒圖册

萬曆四十四年四月內鳳陽撫臣陳薦　題據淮徐兵備道袁應泰呈據贛榆縣知縣虞之訓條陳開荒

一款內稱前任知縣樊兆程原設莊田一百餘處約計一千餘頃堪以招撫流移載在郎報及查樊知縣後陞濬海郎中亦稱淮揚荒土甚多 安東直至贛榆為路六七百里中間曠土不下萬項如安東之大湖海州之傅湖沭陽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不下數十里土滻地平俱可開通溝渠以利灌溉便成水田載在經世實用以上諸臣前之所言缺額如彼後之所言可開如此然自正德以來一百一十年間缺額荒蕪亦復如故則守土之臣實未嘗留心于此夫復何辭顧事當創始計慮宜周地係久荒經營不易合候 命下聽督墾二臣事委各省直屯田道及各府正官請將南京後湖先年魚鱗册籍與吊到各屬近年黃册逐一查對要見某州某縣原額田土若干見今成熟若干拋荒若干册沒若干成熟者有無欺隱册沒者曾否開銷拋荒者作何開種務要親履疆畝

今江西建昌陝西漢中二府見刊清丈均田書册延召端方通敏致事鄉官公直人等細加體勘丈量除欺隱者追出還官坍没者照數開破及荒田原有人佃領代糧者仍准承業俱無另議外其一應丈出田地採訪輿論或借給牛種召人承佃或南方五頃以上北方十頃以上有產之家每家定限墾田一頃田多者仍照頃加算至十頃而止或設有屯兵之處每一百名以七十名操防三十名承佃三番屯種如古

營田之制或每縣民壯五十七名責令量分三分之一領佃仍各預借二年兵糧工食以便備辦犁鋤工本三年以後方許一例陞租

開荒之法即不能倣古井田一畝三畝深尺廣尺畝達於溝深廣四尺之制但合數百畝之田必有溝合數十溝之水必有川合數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以達於河於江而滙於海則高亢者有瀦卑下者有障固非苟完於目前亦非靡費於無用工爲千秋之

叅而獲有百倍之饒矣

通令大計每大縣上戶三百家可墾田三萬畝中縣上戶一百五十家可墾田萬五千畝江北五七十州縣中大相兼約可墾田一百三十萬畝民壯九千六百名分為三番每番人二十畝可墾田六萬畝三番共一十八萬畝淮南淮北見兵萬五千人六分三番每番人三十畝可墾田一十五萬畝三番共田四十五萬畝縱天下不皆設兵之處而上戶民壯何縣無之合用錢糧郎於各縣原有額設營田官牛若干頭嘗平預備倉糧萬石之內給發如其不足更於御史厫借貳萬銀內動支各該有司仍以贖鍰等項實心實計佐之不然者坐以違悖 詔旨重罪夫田必五頃是以十分餘力開二分開田按冊召耕奸何所售糧必二年是每田一頃得銀六十工本既厚田工不成昔鄧艾屯勺陂郎今兩淮南北山東諸水既借灌漕則蓄洩有碍燕齊視淮又切外廩鳳陽營田僉事

之罷病在人豈在法乎臣意漕法中壞淮必任之開
荒一事恐不得視宇内爲獨緩也

軍田

軍田一紙多占至數百畝或有之然江北諸
軍無力耕種典佃十有八九較豪横强占畧
異去年左院示令還軍分別久近斷給原價
乃各軍反不樂從謂田旣歸已糧銀難措再
欲售人人不畏而不樂徒自苦耳通融
其法因時制宜固言者所不能盡也

天造草昧井里蕭條各軍屯田多其自占畝數寬廣無所限制以是原屯一分不過五十畝今則多至百畝二百畝或有四五百畝不等者邊方腹裏大段皆然且田地旣廣勢必不能合聚一處如江南南京鎮

江之軍。屯田却在江北。六合。天長泰興。江都等處。淮北頴宿蒙亳之田。却又給與淮南鳳陽等衛諸軍。其後年歳久遠。漸浸迭占。虧額日甚。查得詞臣葉向高所著屯政考。內稱嘉靖以來。時盈時耗。而較其見盈之數。大約損故額十之六七。

洪永間。遼東屯糧以石計者七十萬。今則十七萬。甘肅六十萬。今十三萬。寧夏十八萬。今十四萬九千。延綏六萬。今五萬。薊州十一萬。今僅同延綏。計山西初亦不下十萬。今得二萬八千有奇。相懸之數。大略如此。

今查先任湖廣推官華鈺奏疏。清查岳州衛屯田。議稱該衛屯弊有民占軍屯者。有軍占軍屯者。有官占軍屯者。有田去糧存者。昔之屯以贍正軍。今之屯以優豪横。昔一人而并二三屯者。罰不宥今一家而冒四五十屯者。置不問。當事者。詢謀貴廣。矢志貴公。即不敢謂岳之役。足悉各都司之蠹弊。第以一隅徵天

下去太去甚何難更始所有清出勢豪多屯及老幼虛操共一百一十名該屯糧三百二十四石五斗七升零應當改作公屯又經會同該衛印屯官酌派每石每年量起租課十石共該租三千二百四十五石自萬曆二十七年起請乞行令岳州府委官置立印簿炤數徵收

又查得隆慶四年間陝西三邊總督王崇古議清屯額以給邊儲疏內稱固原清丈出餘川坡地共三千八百五十三頃有奇議炤每屯一分丈出餘地五十畝以下免增租糧其餘分別量增寧夏清丈出新開餘地共三千一百頃有奇延綏靖邊定邊二道清丈出餘地一萬五千八百一頃有奇各地腴瘠不同岡坡不一有二項折一項者有徵糧徵穈徵銀者在延綏一鎮丈出餘地則徵糧銀九千六百九十五兩零載在督府奏議

萬曆四十一年屯田御史陳王輝批詳曰查得嘉靖

九年。戶部　題准南京各衛。近年荒田。許其不論軍民僧道之家。各擇所便。開坐坵段赴告。給帖承佃。免其糧差二年。屯官不許分外科擾。則亦有百姓開軍田之例矣。該衛中前二所。若不開墾。終爲荒蕪。胡維城等告佃納糧。見有舊例可查。如以屯中一應差役不便。俟三年成熟後。十分中量撥一二分與屯軍耕種。以便一應差役。此蓋時勢之可変通者。百戶蘇有春之言。蓋有所爲。烏知爲　國課計乎。

揚州道速酌議報。此附在屯田衛門卷內者。夫詞臣所稱欽額之數。理官所核奸弊之緣。督臣查增多餘之亂。御史召種開荒之例。以此參考。則屯田不可不查。查出多餘之地。不可不加租銀。久荒占種之田。不必拘〻復給原軍。蓋明甚矣。但各衛屯田。連州跨邑。都司有司。未必盡知。世官世軍。自難欺掩。合俟　命下。聽督巡二臣。檄行屯田。闔臬二司。督行各衛。印屯等官。推舉老成奉法。深知屯務。有志上進者。不拘指

揮千百戶每衛一二員聽隨清丈。
清丈之法。先將本衛屯田老冊。逐一細查。要見某所
某伍。坐落某處。原設屯田若干分。四至某處某處。見
今是否原額。或本軍曾否盜賣。或勢宦舉監生員州
縣吏皂豪民之家。曾否霸種。或衛所官舍豪強之輩。
有無白占虛影差徭。或吏識人等有無倚仗刀筆。一
人而占田數十餘分。或各軍果否原田一分。多至三
四百畝。臨丈之時。却乃串結附近民竈人等遺漏隱

匿。或田雖荒蕪而高亢者。有無水利可開。低窪者。有
無土田可取培築。逐一細查明白。除盜買者。許令自
首各免問罪。仍給原銀一半。霸種白占者。免追花利
速令吐退。荒蕪者。查照項畝四至。各還官。聽作公屯
其一家而占多屯。行令分給丁多窮軍。一分屯田。多
至三四百畝者。分作二分。給與異姓軍人。仍加隨屯
糧貯作公費外。前項查出一應多田。設法召人。一如
官田之例。開濬挑築。一如荒田之例。其皆衛所舉隨

丈各官各要悉心體訪務令原額毋避豪勢毋狥賄
利儻有實心任事竭力營公立有成効者不妨特擢
督撫衙門咨薦陞授守把官員以示風異郎不肖者
計贓問遣彼亦何辭
大約邊腹守把提備四百有奇三年一陞每年該出
一百餘缺以一半推用邊材武舉一半待推領運開
屯二項官員則開屯者既無積薦之苦又省鑽圖之
費將人人思奮人人奉公天下為衛者計四百九十
三為守禦所者計三百一十五郎邊方界虜宜從寛
假而腹裏優游何所縱庇將所清之屯不可勝紀所
增之粟不可勝用矣

洲田

先臣御史余勉學陳江防二事一飭武備以靖江洋議凡巡江軍快務足百名之上使其平居常川操練有警互相應援一設營伍以據要害議于江北要處量撥官軍築堡守備聲勢相接今日之防江亟矣乃遊兵一二船隻外略無巡守豈非以餉無從出歟若以江洲之接生水影勿許勢要占據屯以餉兵則以江防江爲法亦便

洲田者江中沙洲之田也自南昌九江而下至海門劉河二千五百餘里中間爲洲者不下數十百處袤長方廣不必盡同要之各洲大者不下六七十里小

者亦不下二三十里其最大者至建靖江崇明縣治
各一雖凝聚崩潰無嘗然皆數十百年一見并朝更
夕改歲變月遷可比者是以其中沙民深渠高岸建
置涵牐啟閉蓄洩隨潮長落故無甚大旱大潦之歲
而田主遂得陰與造物爭權計其告報之初不過曰
沙洲接生水影約有幾千餘畝泥灘約有幾百幾十
幾畝該課銀幾錢幾分幾釐蓋每歲每畝止銀一釐
耳然又以百為十以千為百及至田成之後每畝挑
築工食之費不過二兩而其田遂值六兩七兩不等
永為子孫世守之業郎成熟陞租每畝亦止五分絕
無諸色差徭其間尚有欺隱未必畝畝盡輸課也
按漢賢良文學曰民太富則不可以祿使也太強則
不可以威罰也又曰人臣而權均於君富敵於國者
亾其意蓋欲在上者有所防在下者有所畏也臣聞
江南富民有田連六縣七弟衣冠而身并刑戮者有
貲雄百萬獻田鄉紳妄認同宗者臣竊為此輩太息

夫與其爲富不仁。孰若稍損而從之約。與其散金結客。孰若好義而輸之公。况習敢爲欺隱。犯造化之所忌。而爲刑章之所必不貸乎。亦愚甚矣。

查得宋乾道年間。曾稅沙田以助軍餉。時相葉顒曰。沙田者。乃江濵出沒之地。百姓隨沙漲而田焉。未可以爲嘗也。且比年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况沙田乎。此以兵興之故。不可失信於兩淮而言也。萬曆四十三年。廵江御史汪有功疏曰。沙田東灘西漲。彼縮此盈。非若土地之一成不变也。此以洲人出沒烟波。素稱盜藪。

萬曆二十七年。下江地方。有新漲洲田。未盡報官。指揮馬尚仁指實具　奏。曾奉　聖旨。着守備衙門選委內官一員。會同撫按及本部備查遺漏隱占洲塲。該守備衙門隨委太監黨存仁。會行。閧彼時止取各洲册籍。據佃戶陳錢等願認佃銀三萬七千五百七十餘兩。又每歲徵租四千五百七十餘兩。其上江地

方無爲上元等州縣先經清丈較舊額多銀三千三百餘兩者歸併揚鎭等處四千餘兩之內免其丈量二項共銀七千三百有奇名爲　皇莊夫丈量之設爲欺隱也丈而無隱不妨照舊丈而有餘自難欺掩不丈而租上爲無名之徵下起包賠之謗則又何憚而不丈也且丈亦無甚難者一洲縱橫不過數十里若百步一篔篔盡即釘一椿復篔復椿洲盡而止橫亦如之總計長若干丈廣若干丈推算步法即知項畝除起原數便是多餘大率一大洲不過兩日之工數十椿之力丈量之事畢欺隱之情見矣合候　命下聽督撫二臣專委屯田道行令江防官督同各該附近有司先將南部蘆課衙門闗到道屬各洲册籍照無洗改字樣然後查對數目親履疆畝逐一丈量要見某洲該田若干每歲納租若干今丈若干是否與舊數相合少者即與開銷多者照數登記仍查係旺洲畝畝實筭如係衰洲每十里而蠲其一以備衝

刷各該江防州縣同時並舉毋致久延各該屯田道按册親臨抽丈一二以爲覆核大率上下二江通長查算若出二十萬六千七十畝原數之外畝畝皆公家之田每畝徵租八斗而歲之所入不下數萬矣再照愚民易與爲非多財足以亂法儻清丈之處敢有奸民誘唆鄉愚聚衆號呼阻撓委官者即許屯田兵備道先將爲首數人拏解總督衙門具 題請
旨梟首示衆田主大姓問擬化外爲民田産盡數入官所在有司即係不能化導禁戢從重降罰先儒張載所謂不刑一人法終不行者正此意也夫法既必行事當服衆尤望
皇上斷然將此清出餘田所獲貯之外府勿復更爲
皇莊名色則人心感奮奸欺自鎖千里盤踞之區百年未清之局可一旦而克公家之左藏矣

鄭羽公評

諸田唯洲田之利獨多而歸世祿之家者殆盡

予嘗蒞九江至瓜儀一帶無不然者亦嘗聞有招奸典訟殺人破産比比而然矣苟不善爲清查嚴爲禁遏爲憂亦自不少惟當事者留之意焉

竈田

竈田者各場竈丁開墾草蕩而成之田也舊制竈丁給蕩一十三畝責以辦課一引該鹽二百五斤其煎下多餘火鹽聽其自賣與商以補應完挑河餘鹽之之數近來總竈人等憚淋滷之苦貪種田之利惟將前項草場逐次開墾在鹽法提綱所謂兩淮草蕩原額五萬二千一百餘項者聞已開過數千餘項每田一畝收稻二石每稻一石値價二錢田日益開竈日

益富鹽日益貴商日益困當事者始屢嚴禁以遏其趨矣

查得萬曆三十二年巡鹽御史喬應甲四十二年巡鹽御史徐縉芳禁約疏議大約謂墾田之利大於煎鹽以故竈戶不務煎鹽而務墾田鹽之所以日貴也賣草之利易於煎鹽以故竈戶不務煎鹽而務賣草草出場場中無竈戶矣鹽之所以益貴也墾田賣草本色日少所以告折色告單折者不已耳

查得萬曆二十八年晉南皮縣事河間府通判李正華議謂竈田竈地不能辭民間傜觧等差而民買竈地亦納運司鹽課是固不可異同者惟是竈地小畝二畝九分折徵糧大地一畝比之民地二畝七分折一畝者尚少地二分民地畝科五分有奇竈地畝科三分有奇不無太輕槩應量加以示均平不必另立民買竈地名色致滋日後那移詭避之弊二項載在鹽政實錄并審編條議可考夫御史禁約是實見竈

地開墾之多縣官編審是竈地亦有徵租之例今淮南場分如富安場草蕩至五千一百二十八頃零矣而課止二萬三千七百一十六引向㘰場草蕩三千三百六頃零矣而課止一萬七千五百二引淮北板浦場原無草蕩歲課至五萬二千一百九十八引臨洪場原無草蕩歲課至四萬九百三十六引在淮南蕩多課少淮北無蕩課多雖地方有煎鹽曬鹽用草不用草之異畢竟草蕩逾額安得不啟淮南竈丁之私墾乎

夫課有程法固難擅更而蕩可私開應加節制合候命下聽督巡衙門會同鹽臣行屯田鹽法二道親詣各場自四十三年巡鹽御史謝正蒙所修築范公堤以外為界南起海門北抵廟灣西起本隄東至海邊光涉逐一踏看遇有成熟田地即便炤依各場界河逐一丈量要見某蕩計田若干每畝酌議徵銀若干通計淮南二十五場共田若干共租若干已經

成熟者不許遺漏未曾開墾者以後並不許私自開耕不奉明文再行私墾被人告發盡追入官大約淮南土性腴潤較之山東既無沙鹻之病比之洲田亦無崩潰之虞即每畝徵銀五分而墾者尚有饒利除河東川廣係池井二鹽原無草蕩外其山東長蘆兩浙福建四運司亦可倣行截長補短一歲之中當不止數萬之積矣臣非不知竈之當恤也顧開墾者富竈也非貧竈也非不知竈已辦課也顧力役之征非租庸調三者並論之法也此丈量與陞租之法所以斷斷乎宜行也至於煮海之塲風土獷悍雖稱易動然御史之憲法足以振飭裁抑之不然者有洲民叫囂之例在而更嚴其煽惑主使者庶公私兩益商竈俱平庾廩亦不無少補矣

羣田

愚聞之羣田有肥瘠懸甚者向年加價則止一例民多受累郎徵租吏弊相沿莫變憶已巳間州主孫延訪利病有上書言民風者二錢糧者三俱經採納獨錢糧長单不見行事越五年偶得滁州時長单一紙乃知其時巳歲歲印給書役里排惡其害已匿而不發父毋孔邇蒙蔽如是等而上之又何如乎空言實事願留意焉

羣田者牧馬草塲開墾而成之田也因屬羣牧故稱羣田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置十四監

及九十八羣以蕃畜馬匹當時養馬於民春時牧放游牝秋冬入寺擇各州縣旁近水草豐美之區以爲牧地號曰草塲諸司職掌所謂廐牧者也其後草監牧歸併有司至萬曆九年

皇上俞寺卿裴應章之議查炤少卿武金等先年所奏事例盡革養馬徵觧錢兩前項草塲聽人領佃此南大僕草塲開墾之繇也

成祖文皇帝建都北平設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更戶馬曰種馬葢一牡九牝則會典所謂孳牧者也其時陝西設有六監二十四苑計草塲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七頃有奇其後苑監雖有存革而草塲如故至弘治十三年兵部主事李源奉 勑查勘見存止有六萬六千八百八十餘頃矣至正德中督臣楊一清專理馬政始設法嚴查清出軍民唐釗及荀通等盜占草塲炤數追斷還官共足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有奇較之原數

所差無幾此西北草場侵復之繇也夫自古國勢興衰在兵而兵之強弱全在糧馬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駟乘至武帝始阡陌成羣唐初鳩括殘騎纔牝牡三千至張萬歲王毛仲始雲錦成羣宋靖康中丞相李綱請馬備虜僅分殿前司御馬三千之半此外絕無葢漢唐承秦隋之耗而宋則自襲其耗與敝也語曰戎馬出西北財賦出東南今西北旣苦征屯未有兩失其利者矣

嘗考熈朝奏議科臣張世則曰查據本寺碑記七監于正德年間共地一十三萬頃有零迄今歲㓕月削失卻原額止存見在養馬併納租地三萬一千二百二十頃有零又於內除七千餘頃起徵餉銀二千一百七十兩零觧發靖邊道抵克軍餉實在養馬止二萬四千餘頃而已又曰卷查先年事例上監牧馬一萬匹中監牧馬七千匹下監四千匹近來上監不過五千匹中下二監又可知矣此以先今馬匹登耗之

數而言也。
按萬曆四十三年南太僕寺卿劉汝康循例舉劾一疏謂每歲冏賦額數原該銀二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兩有奇各州縣完解到寺亦及二十一萬二千九十九兩有奇較之往歲差不失額此合馬價草料場租而言也然查場租不過一萬二百二十七兩零也南北糧馬大較若此除陝西苑監草場聽戶部酌議應否徵銀及增牧馬匹另議外合候 命下聽督巡

二臣行各該屯田道移會南太僕寺將所屬江北廬鳳滁和江南應天鎮江各州縣及飛熊廣武各衛原設一應民牧衛牧草場冊簿并太僕寺碑誌關送該道按冊行各州縣清查要見每縣原數若干見今成熟若干未開若干既稱原係水草豐美之地必多高岡可以盡墾如墾之後每畝應該陞租若干共該若干已開者即便還官未開者火速查出聽人荒熟兼領使有徵利方始盡力開墾其先前成熟之田仍查

曾否上納價銀及挑築溝岸費用工本如曾上價炤依官田事例查算年分給賞銀兩如未上價止查所用工本分別大小量給銀兩以酬所費在上造蓋倉厫聽其拆去自行別用但不許斫伐樹木毀壞車蓬致滋狠狽大率如高郵一州誌載草場一百二十餘頃江南江北八府四州所屬州縣并衛牧大約不止七千餘頃腴者每畝徵租四斗瘠者每畝徵租二斗熟者當年徵解荒者三年陞科荒蕪俱開腴瘠各半每歲約租可得一二十萬石每石三錢值價六萬餘兩足增原額五倍十年計之甚非小補臣見江南江北丹陽溧水江都泰興等處已開墾田餘糧棲畝不殊負郭及往返江北邳宿道上未開草場荻茅蒙密水口非遥因歎地無美惡人力之齊不齊相去遂遠故江都泰興每歲各輸場租一千一百餘兩而通泰典寶各二三十兩不等邳鹽更少益足證矣

夫守土者在恤民卽一草一粒不輕孤徵謂恐擾閭

閭而傷元氣理財者在裕國郎一錙一銖俱堪積累奈何遺厚利而庇豪強況事變無嘗操慮貴遠此地畫壄一旦用馬每地五頃限養一馬官給原徵價料則額毫皆產馬之鄉阡陌有蒭秣之具今議一定臨期無僉報之煩計畝課頁緩急有千乘之備亦不失戶馬之遺意矣

僧田

僧以田爲利該管衙門或郎以僧爲利聞天界等寺僧某某以富故身家不保田不幾爲僧之累乎況又隱種人田詭推他邑乎僧亦可以自裁矣

釋老二氏世多薄之我 朝不廢其教蓋欲其開導愚民或可陰助教化之所不及也顧道家以清浮無爲爲宗佛門以恐辱苦行爲事一爐一鉢足以焚修若使廣置田園則名挂官府之籍心有催科之擾應役者招遝城市主院者會計倉庾何以度羣迷而醒

國福臣恭誦

高皇帝御製文集其諭天界寺僧有云二善世一覺義奏溧水一莊收糧五百有零除納糧外餘四百一十二石九斗六升盡爲役夫之用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謂不足今來需者甚溧陽莊如之朕准其奏又讀成化年間尚書王恕疏稱據太平府申先年燒造甎料柴薪在於鱘魚洲等處蘆塲斫用行查得與龍緃簡司原額蘆塲坐落鱘魚洲先該天界能仁雞

鳴三寺乞討已撥與天界寺三十五頃能仁寺一十七頃雞鳴一十三頃本司見存蘆塲止有若干總計三寺前後所乞不止六千餘畝

永樂十四年修武當宮觀成賜名曰太和太岳之山給道士田二百七十七頃并耕戶以贍之毎官提點一人秩正六而南禮部祠祭司職掌五山住持歲收田租更不貲也竊詳

二祖開天規模弘遠所以優給僧道豈無所見

按宋臣歐陽修所作昭仁寺碑記謂寺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舉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為陣亾士薦福淵乎 聖慮葢超越唐宗之上豈後世豎儒小臣所能仰測獨怪此輩恣睢横肆莫知自簡侵擾細民蠹及 國用 朝廷之上始不得不為之禁制也

正徳年間督臣楊一清疏則崆峒寺僧占種小山子一帶草場五百餘頃矣萬曆初儀真知縣況于梧天寧寺碑則謂寺有帶子蕭草場田一千一百六十二畝而奸僧有蓄奪之者矣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南科管後湖給事中黄建中田糧欺隱一疏據嘉善縣里老俞汝猷沈茂恩等呈稱萬曆九年丈量被奸僧陳玄燈等隱田二萬六千五百畝詭推與嘉興秀水二縣矣此僧衆横占無忌者也

按典故永樂二年詔凡中外軍民子弟自剃髪爲僧者并其父兄發五臺山輸作畢日就北京爲民種

田正統時彌陀寺僧奏本寺原種宛平縣土城外地十八頃有奇近蒙戶部委官踏勘命輸稅糧臣空寂之徒乞賜蠲免
英宗曰僧既不能輸稅其地沒入官嘉靖時言者請炤景泰年間事例各寺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種疏入下所司此皆
列聖相承簡裁僧衆者也夫浮屠三宿桑下老子隻牛出關彼其先安事田園耘耔乃今百耦千畦不租

不稅嬉遊飽煖失道迷宗大非
祖宗優厚之初意除小山子已經入官帶子溝尚輸租稅姑置不論外其奸僧陳玄燈見種嘉善縣無糧田三萬六十五百畝自萬曆九年丈量爲始迄今三十五年每年每畝租銀五分一歲該納租銀一千八百餘兩三十五年共隱租銀六萬餘兩即以三十六年發覺爲始迄今亦已八年隱租一萬五千餘兩比之律例所稱凡隱匿田糧五畝以上笞四十田入官

每五畝加一等。及勢豪大戶恃頑不納秋糧二百石以上。俱擬戍遣者。情法更重。前項田地。所當免追花利盡數入官。況背違舊制。隔縣推收官府立石而不聽。撫按批定而不遵。鄉官公揭而不畏。是尚知有三尺乎。合候　命下。聽彼處撫按不必覆審。先將本田。四十五年夏秋禾麥。查追上倉。候克與理屯田之用。其四十六年以後。會同督巡二臣召人佃種。每畝每歲免其一應糧差。止徵渾租一石。其或腴瘠不同。豊歉不一。從長更議。務求妥確。仍通行各省直。一應名山大刹。有非　欽賜田土。節年自行　奏討或雖係　欽賜之數。而歲久迷失。爲勢豪及佃戶地隣人等占據者。一體查出歸官。庶寺無餘田。田無冒據。遊徒不致結聚。戶口亦可殷繁矣。

鄭十師評

僧田之獘如此。尤宜黛正禁止。使之勿紊清規。

以上隆我

祖宗優崇佛教之遺意也奈何頑僧骫法如是而士
大夫婚佛者又從而私之至今日亦已極矣禁
僧之法當先自內始自上始

勲田

按嘉靖朝侍郎王軏言皇上命查莊田見勲
戚之家占據膏腴跨連郡邑乞如成周之制
隨其品級而定擬多寡別其親疎而量為裁
革其自置田土不報納糧差者俱追斷如功
臣田土例 上曰已往田土亦宜查明有分
外強占者俱給原主自今勲戚大臣務各安
分以保祿位不
許妄行陳乞

國初勲臣受盟帶礪與國無疆戚畹親託椒房誼同
休戚計其歲祿與欽賜莊田視古封邑無異若能遵
制謹度崇雅黜浮亦可仁及九族何不足之是虞無

奈支庶蕃夥僮隷結集遂有憑恃威權恣行漁奪或竪旗強占或統人鬬爭以致小民不堪無所告訴而沃饒之地一切爲勢家所有者矣此勳田之不可無所限制也

恭覩　國朝典故正統中慶雲伯周壽并其弟周彧兄弟受奸民李政魏忠等投獻　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頃又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頃爲莊田正德中　皇親吳讓沈傳受奸民李良等投獻　奏討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頃嘉靖中戶部查議黔國公沐朝弼莊田計一百七十四處而在陝西固原境內則四千六百餘頃此皆當日錫予駢繁占種逾額者及查永樂中隆平侯張信強占練湖田八百餘頃又占江陰縣官田七十餘頃爲都御史陳瑛所劾

成祖曰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其家僮嘗據之以擅利中山王聞之遂歸其田於官今信

何敢貪縱厲民如此命法司雜治之正德中兵部侍郎胡汝礪丈量過公侯伯指揮等官張懋等莊田地共一千八百頃得　旨公侯伯等官既有常祿在外莊田徒使利歸佃戸家人郎今邊儲缺乏各官豈無憂國足邊之心查出地土宜炤例起科革去管莊人役各家願自種者聽不願者撥與附近空閑舍餘種納還量地利厚薄以定則例命各邊查出地土視此行之

嘉靖中楊一清言八府土田多爲勢豪乞討使民失其常業得　旨八府軍民徵糧地土多爲奸人投獻勢豪朦朧請乞逼取地租雖有勘斷終不明白民失常産何以爲命京畿如此在外可知宜令戸部推侍郎及科道有風裁者各一人領　勅往勘不問　皇親勢要凡係濫請及額外占奪民業曾經　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場亦有將軍民地土混占者一體清查外省令御史按行諸　王府及功臣家惟

祖宗欽賜有籍可據則已。凡近日請乞及多餘侵
占者。皆還軍民各處勢要亦有指軍世業爲拋荒。獵
而有之。皆宜處置。事竣具上其籍。戶部務綜其實。以
副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有畏避權勢。保私蔽公
者。以狀聞。此皆累朝嚴爲限制者。
嘗考之北直隸地方。向因兵典人民逃散。田地荒蕪。
以是
二祖並有永不起科之例。後因無糧田多。遂使奸民
以之投獻。勳戚因而收受。雖經裁革。旋復貪投。恭值
聖神定制。戚畹尙計世遞減。諸勳諒無例外請乞。然
亦豈無私受投獻。
按景泰中。永嘉大長公主願以置買無錫縣田一
千二百餘畝。歸有司。助供軍馬之用。萬曆十五年。華
亭縣監生顧正心。捐銀十萬。置買義田。以助差役。夫
公主書生。尙周軍國地方之急。豈以貂冕世臣。而忘
大義。合無請乞

皇上天語省諭勲戚大臣凡有先年受人投獻無糧田地及勲衛家人人等私自占種者在京限四個月以外南京限五個月以外許其自陳退出其有原用價銀自行置買過一百頃以外能以其羨田尚義願獻公家以爲典屯之勸者聽戸部仍以庫銀炤數補還不足三十頃者官亦查將無碍田土給足之略倣古人各田之制如在京四個月南京五個月以外不行奏報聽各御史將所屬州縣呈到冊籍通行清查送總督衙門比對稾算果有隱占數多盡行追出在各爵請 旨申戒勲衛人等量置以法庶罰自貴行令從近始天下豪強無不戢心奉法矣體 國奉公於此可驗郎戒政五府掌印僉書將來推舉亦憑此以定何必廣咨訪而煩闕說哉此又各爵不利之利也

例田

入金贖罪入粟拜官古今通例誰能廢之顧欲求永利何妨多闢其途而事在創典尤宜廣資其力此贖鍰之所必酌而廢滯之所當拔也然獨罪吏建功當核明果係正人蒙譴郎與使過若小人有才力者正欲假例倖進獻一二以取償千萬禍可勝言哉當確議云

按唐史韓重華屯代北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種糧使償所負比歲大熟因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起振武逾雲中極于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

餘里歲收粟二千萬石省度支二千餘萬緡此以罪吏而屯田者也三輔多盜宣帝使使徵張敞起徒中爲京兆盜遂屏跡此以罪吏而立功者也

昔漢王霸將馳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此以罪人而工作者也西羌未平張敞建議願令有罪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嘉靖中寺臣徐貞明亦議令罪而有力者捐貲墾田無力宜遠配者得近

屬於田畝以力墾而贖其罪此以罪人而贖納開墾者也夫諸臣所行不一然大要不過寬有罪奏成功而已今後合無酌定規制凡三年五年徒罪雜犯例該墾田若干墾完之日即與釋放終身永遠戍遣罪名例該墾田若干墾完之日或與疏釋或與末減或一人有罪而一家願服習于田者聽一家有罪而招募工人數十朋力於田者亦聽終身之罪有力而一年能完者聽三年之罪無力而願終身爲田卒者亦

聽但酌情法之相應而從罪人之自便且欣之以微
利而不驅之以太苦則樂赴者衆矣
夫拜官之法序班中書在京官員例該納銀若干監
生儒士例該入粟若干准田若干其指揮鎮撫都事
經歷一應開納事例通准輸田但以所入之田合以
歲收之數叅酌紐算必使租當其値貲當其官毋致
瘠薄之區虛昂其價衙門之費挪遏其情則在一時
雖未得應納之全銀而歲月積累計息必且倍蓰在

今日雖若奪戶工之事例而屯田克濫兩部終當息
肩此亦晁錯濟邊之遺也
至於屯事之始經營擘畫全在道臣撫字招徠全在
守令非通敏之才不足集事非閱歷之素難與持久
合候 命下聽吏部查將在罪在謫一應大小臣功
通行查叙凡藩臬諸司原係在告者量晉一職降調
者仍復原官俾管屯田道事凡建言而降調推官州
判者授以知州閑散雜職者授以知縣俾各管該地

方。屯田事務。其有資俸俱深。物望夙著。原出剖肝之
誠。實非黨結之故者。則又破格授以藩臬職銜。俾管
屯田道事。在
皇上既弘使過之仁。不忍終棄。在諸臣方感再造之
遇。寧改清修。
主聖臣忠。千載一會。又非但以罪吏
而建功之意也。
昔元至正中。召募江南農師耕種近京水田各千人。
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三道。能募農民一百名者
授以正九品。二百名者。授以正八品。三百名者。授正
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夫胡元不惜懸品級而待
耕夫。
皇上豈恐惜一官而錮端人正士。此在該部奉行何
如耳。

皇莊田

任土作賦載在周官 皇莊之名古無考據郎
祖宗時亦未有也自天順初抄沒曹吉祥順義縣板
橋村爲官中莊田 皇莊始此成化中嘗賜 東宮
莊田內臣單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王所
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嗣至正
德莊田益廣嘉靖中差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戸
部主事張希尹會同撫按查勘過順天等地方 皇

莊。及 皇親功臣等各項莊田。疏稱天順。成化。弘治年間莊田。僅有五處。至正德十一年以前。已有三百八十餘處。共計二十萬九百一十九頃有零。侵占過民地共二萬二百二十九頃。葢爲厲之階。實起於奸人。欲盡規地利以媚 朝廷。其流弊則壞於勢家。欲盡奪民產以肥私室。其在 宮闈者。則中官禁卒。旁午四出。而郡縣被其騷擾。其在勳戚者。則豪奴悍僕。肆行威斷。而官府莫敢誰何。此實 累朝敝政。軍民剝膚椎髓之害。莫有甚於此時者。奉
世宗皇帝聖旨。各依擬給主召佃管莊人員。盡數取回。該徵租稅。照依原定則例。每畝佃銀三分。原係
皇莊。解部彙進。係 皇親功臣。赴部關領。不許自行收受。欽此。

夫同一地土。何以北方莊田獨多。葢因元本胡人。將相大臣不習耕稼。野多棄壤。又經喪亂。逃亡日衆。田里荒凉。是以洪武二十八年。戶部欽奉 聖旨。百姓

供給繁難已有年矣山東河南人民除已入額田地炤舊征科外新開荒的不要起科有力氣的儘他種宣德五年令北直隸比炤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少永不起科夫什一而稅中正之法大禹制貢止計土之所産商周聖人則履畝而賦畫井而耕何則時有不同故也

國初田地荒蕪已極不得不濟之以權其後土壤豊美開墾成熟亦拘前例無糧田地安得不多奸民投獻安得不衆昔孟軻欲正經界董仲舒請限名田彼其所言皆萬世經甞之法惟今欲使近畿豊足不致倚粟江南必將八府之地通行丈量請乞　俞旨革去一切無名莊田使百姓各以舊額自占而以丈出餘者徙民耕佃然後隱占頓清公私両益臣考古者狹郷之民徙於寛郷葢欲地不失利民有恒蓄也毋論前代即洪武七年有徙江南民十四萬詣鳳陽墾田之例永樂七年選天下富戸無田糧及有田糧不

及五石者從北京克富戶附藉順天府之例十七年又遷山西澤潞二州無田民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諸處開曠地土自便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耕具之例臣願

皇上捐割私藏風示天下將一應 皇莊各色盡付有司聽其召人佃種徵租解部其有原係各 宮府養贍地土錢糧者仍照原徵租數管解聽用更乞特勑風力科道官各一員前往北直隸八府地方會同撫按不問勳戚勢要逐一從實丈量以民間步弓二畝七分准糧田一畝為率假如一縣原徵糧石若干該田若干今丈若干除扣兌原糧之外多餘存剩即係羨田編入新增之數另行召種

召種之法各聽戶部移咨南直隸浙江等處行令寧紹蘇松淮揚六府每府各募農師二十名每名自召耕戶有家口者一百戶或無家口者二百丁前赴八府羨田地方每十戶授田千畝單丁十丁授田五百

畝就令原招農師統領俾其催督料理專主導引水利挑築圍岍釀聚苗本依期耕曬秋成之後然後計畝均分償或人力不足聽其聯東本土無田之人傭力雜作其犂鋤道路之費彼處撫按多方設處而牛種糧食房物之資本地方撫按及督廵衙門預為借給三年之後一體陞租附籍止各寄莊辦納丁銀仍免一應里甲站遞如此不及十年可成富庶而河間永平保定三輔之地人民殷實兵甲富疆永稱重鎮矣再熖人情每薄催科至　國計則等之秦越時局多崇議論遇改作則起而分爭今無故而請　皇莊募農師郎　聖度優容舉　朝必且駭愕不知損上益下聖人所以因時百逸一勞豪傑所以度勢與其大壞極敝終必擾民孰若偶一勞民嘗圖豊裕嘗閱萬曆三十年總督尚書謝杰疏稱目今京倉實在之數僅四百四十八萬餘石四十四年戶部侍郎李汝華疏稱今歲漕糧除折留派撥已去二百二十

餘萬其至京倉者僅一百八十萬自去秋迄今城中米色至下者每石亦索千錢盍知京倉不足一二年支放是以人心遑遑若此本年十月宣府撫臣汪道亨疏稱本鎮本年共缺銀一百二十餘兩聞之太倉如洗戶兵二部叅奉　明旨必從長計議無煩臣言此三者皆所以極言空虛之狀如此

萬曆二十八年科臣王德完疏稱各省直拖欠段價七百二十四萬又謂有欠京運錢糧七百六十四萬有奇者四十一年按臣吳允中宣雲疏稿內稱北直河南四省直共欠本色民運錢糧七十三萬一千二百零此三者皆所以極言拖欠之數如此夫繇後言之失于督催之過也繇前言之憚于更張之故也嘗古之季置兵農司於河間保定武清景州四處說者以泰定中學士虞集之言未售為惜臣願在外者毋緩催徵在內者毋憚改作在萬世後毋徒惜今日之言不早則　宗社靈長之道也

昌平坂學問所

政孜經國雄略卷之二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